



文信國公集卷八



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

文信國公集卷八

記

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注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禰來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軍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內歲錢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閣弗下永嘉繆侯元



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爲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酸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裏糧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二

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莊創始於尙書胡公槻隸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瑞增四百一

十斛有奇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
合今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
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迺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
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
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
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爲自南渡百餘年惟
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三

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勅諸珉
以詔不朽洎來吉募本遍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
之爲長民者一念之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
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闕而其可疑又如此
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
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
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
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寃獄空遂爲常君書
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一考內其一在倅

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必得其關而來受焉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倖兩見今君憲注三考已能離此曠絕之蹤而書灑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車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曰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模曰以故惟成康時曰刑措不試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獄之事人以爲奇蓋唐虞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四

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會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尙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巖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梓潼君祠邀予爲宇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役之

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
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尙論文
獻者歸焉維郴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江上有警郴寇益
乘以譏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倅億
不容不爲俗化地况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
獨無所敬祀會真節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
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
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
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五

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萃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
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
著此兩士之所宜欽慕而景仰者會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
決予按詩曰禘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天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
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
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
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
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土本未

實昉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浮島有先民典型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日以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六

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侍御僕從爲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裒多迄於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卽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

一嶺爲松江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
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書
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壺
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
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
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
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
聲如疾風暴雨轟轟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七

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垓然
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木及水者爭相跋
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
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前石
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
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
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
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
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詠賦唐律一章從之禮狀期盡其氣力

以厭幾其萬一子曰風雨三日雷震山伯揚曰

自地中出河漢莫能測也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

天驟雲驟惟子安樂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

搏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

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墮手

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飛動形神不自甯者久之

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時變遷予長

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

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前

文信國公集卷八

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

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

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

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

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

論同游者發一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
取以補廬陵圖誌木瀟水如老蛟天矯有騰驤怒起之勢

六年秋一夕大雷電以木隨水而飛二年秋有連一帚雙
華出於文叔北窗下皆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愛
澗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怕怕友愛舅黨二
儀既頌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孫競爽兩孫端美天
其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細縑塊比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
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大虛僅同毛髮而鄂不
鞞鞞兄弟之親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
徊新堂爲君廢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九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受祖子孫遺於一本
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愚嘗請引之詞極論
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直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
其言他人賊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義者惡之心人皆有之
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誰證者
與頴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而投而竊意其亭記尙未
及見也今其族倣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頴濱之文以庶
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修復之以紹前爲子求字子爲
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既既自爲之遺其子孫令其

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者時
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爲
復申告之曰謹毋爲鄉之某人者

蕭氏梅亭記

臨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
志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
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後有廊有詩畫壁間前方池廣
三尺飼魚而觀之鄰牆古樹蔽虧映帶清風徐來明月時至君
領客於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

文信公集

卷

記

十

進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
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曲折靡曼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
酒流行古君子也退從贊府與其次子江陵支使昂然野鶴粲
華星南金翠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
美二樹日以茂盛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
三忽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
三觀三登者也念其門之遠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亨曰
天運開塞而成冬萬物棟通而爲春力其閉塞也陰風觸栗妻
寒氣風來芳景滅萬木偃立何其微也及其棟通也木石所變

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天地生意無容間息
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棧逼之前於是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
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蓋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
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
初人心莫不有初君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
吾知其爲君欣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
澤而拳拳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異
辱君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馮州未陽縣進士題名記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十一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未陽隸焉去年厯兵火浸湮毀未陽
宰郴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庠以自爲一同人物記邦人鬱
林教授周君道興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比將作興士氣
也冀子爲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
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郡人後爲渾化時未陽居
其二嘉定郡貢十八人未陽又半之間歲廷登多得士今邑人
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愁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
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獨有石鼓書醫朱文公實爲其遺世
俗之書進取之業以爲志於己者所奉言至謂學校君奉之

不可以是爲適然而世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俗學者願
其志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爲
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
屹然爲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修於家
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真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兢兢終日而
不能已者也若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冒焉而題則後人指之曰
某也若何某也若何嗚呼是可不凜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迨於今班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十三

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
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於時士文富義豐頭角蔚
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
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
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
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仕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
其方來之不勝記特託諸石以詔不朽願假之一言辭不獲按
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
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

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而今縣東跨西并收
拾奇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
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
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
南闌闌景定庚午燬於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
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
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闕闕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三

像設未備子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
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諭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爲郡號
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
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
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
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
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此三賢
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也
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許呂墨士而去也

用前日貧緣被斥者以次召遺裏公官公徙泰乃獨請嶺南便
繼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
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廢幾而日與郡家收錙
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遠老頽濱杜門却
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的成筆墨淋漓在
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
豈以擯斥疏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疏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
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厯蘇公
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
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
以爲三賢歟錄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主繼後言之吾
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爲三賢歟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
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以欲記斯堂之意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密趙侯守吁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且夕受代行矣移書
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所爲盛吁賓興薦士
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古

土名貢鹿鳴與計偕者 俟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
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
病寒峻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
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
有司三歲一會凡時之試御前者贖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
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遍天下其徒蠶食
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
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之炳然大觀右儒而左
釋制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吉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
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爲晚已哉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
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之貨貝五貝爲朋百朋得祿多也
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莪者傷其廢禮以
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
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奉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
崇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巳與之者非以爲恩愛之者豈以
爲不屑哉莊生論鵬搏天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木放曠
者萬言自濟是以來世入尊異科爲青雲者放之而爲之辭

古之人其壽益高其心雖危人以為無事不而全及乃其憂貴
之始士之於一旦豈可以發身爲汗漫乎世易之象雲上於天
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君子以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
時也侯誦有望於人物君子以爲需之飲食侯事也
無以爲屯之經綸士君子亦不負侯是爲不負所
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會君稹新袁
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鑑
補其籍改庫爲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文信國公集卷八

記

廿六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
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
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
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與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
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澹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
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爲大過
人者不甯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
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肅介頌領爭論
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

在市蠶麥滿野雞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堯舜福
百姓復歌之日奕奕冊如有一個臣斷斷分無他技中原遺老
稻梁野無干戈微侯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
報侯萬有千年予時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
按祭法能禦大菑則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
謹敘次下方納諸廟濂溪移祀於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

贛州興國縣安佑習爲故常屋弊且溼神不顧享侯慨然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豐人和庭無微發於是棟榑欄檻之腐敗
被服儒雅東二百甲疏漏滲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不如禮者

文信國公集卷八

記

七

瀆於邦經有司阻劬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
來爲宰憫然曰使人成侯時已除湖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
克施乃夏四月卽其其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
豪長率勵執事堂庭能專事文獻景行先哲宗邦人以釋教思
十八人又拔其望四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
先聖先師樽俎旗音冷而其山川溢溢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
轉相傳呼然後翁然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聖在吾土公之
秩其比伍家使有執言也貴貴盡
令躬課其凡督以無

是山長谷荒人是用
歸然靈光何其誠也
嗚呼生夫夫之
道浸言化以漸也風
可不謹哉

運數恭惟國家五星
廟記

所在表章備先復創
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
氣自北而南粵從衣
田狹俗囂故易以諫田狹故易以饑侯未

也遐荒陋僻沐浴教
憂乃七月下車膏雨沛流嘉氣全集良聲

地氣之推移日至此
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淵源

是州今奉天子明訓
神之功我氓出出牛犢熙熙孰相我侯我

威命將上其事於朝
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

文信國公集卷八
記

博士時則張叔學宮
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

諸庄之長論之曰昔
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

交與行倡於齊民其
百乃潔牲醴晨起詣廟以謝以新既竣事

生明世爲師帥不鄙
始建議營度刊木於崖浮竹於津厥材既

石以詔百世書院之
仆撤去庠陋備力奔走咸勸於事堂皇言

祠後爲直舍繚齋以
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

篤志求敏明辨至善
既卑則以其餘修道達以便來游者葺二

題云
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侯所節縮故

道林寺衍六堂

侯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米

藥上忠者而公之祠相聞達於嶺表詔侯去視始至於一日焉
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廟貌我侯新之侯爲我民匪神是私田有
贛州重修嘉濟之賜胡以室家屢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
今天子咸濟六禩大卧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記其事予
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爲靈昭昭矣
至以爲難將至以爲門爲記

大和四郊以甯侯悅湖書院記

稷芾芾孰故我侯我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來歌
神之威侯驚召父老曰錦衣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塞或爲龍蛇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九

日州之東有廟曰嘉以惠文從事咸濟八年宣教郎臨川何時
其孰尸之侯恤然曰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願邑校曠越不
不致力於神迺肅邊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
周視庭宇不違於甯畢設講肄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
堅厥工惟時植地支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於
言廊廡嚴嚴有門科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忭驚老婦子
宮皇皇袞冕裳衣福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
浮梁以便絕江者饒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
役成而人不知明年夏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聲於

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勸成願進勸文事率山訓程傅曰天也之
根刑舒之罪穢汗簡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
炳然元龜天下後世聚奎實開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
大節關繫於世道治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
宗丞番禺李侯雷應冠正朔啟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
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思如狂得瘳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
於城之東偏歲時妥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令爲同年進士適守
曰是不可憚改會歲以字民爲職能廣學校宣德化是爲不辱
撓折者飯幾丹艘之復論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於蜀受業

文信國公集

卷

記

三

所費儉約一日新美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
敬恭焉明年夏三蒸有文公設教於潮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
某記之某惟衷違若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
於世侯得之見獨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
其淵源有自外精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
公所創也公之志遠庶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齋名
之曰公生而德澤在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
賜也焉公之在

無有議焉地也而公記

余行步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傳師裴休筆
札宋之間杜甫篇章也堂之顏吾鄉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
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
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衍四爲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
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字於石取公之意易名衍六將揭於新
堂予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涓遺墨非俗禱所爲爲
之嘉歎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宰趙孟僚送縣志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三

遺逸門一段云寇豹與謝觀同在唐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自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
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
燕之口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遊戲文字足
以誇人願如此客曰更儼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臏啣枚
定黑字夜失踪遠摩而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
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
沙一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出過雨王孫之別
芳草連天曰青不於其蹟而於其神亦一時異說

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
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處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竿改之日
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宮又曰
夜登灰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袁宏之潛水浸
一天予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
下亦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
第五或以黑爲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論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倉於庭州之士女傾城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五

來觀或累數舍謁而至於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來一無所
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王是州予適忝陳臬事常
平以王事詣長沙會改除於是侯與予爲客主禮是晚予登城
南竟城東夾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旣就席左右楹
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鱗鱗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夕咫尺音
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
升車詣東廳廳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旣肅賓車不
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
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斑而前或蒙

謝劄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概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出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於祖宗德澤天地鞠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熙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縣蕪云爾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修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厚積累於民力或善自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卒至於本朝侈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桑儉而不秦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懷論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於目擊相與嗟歎關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

文信國公集

卷

記

十四

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修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輊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會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袞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尙有典型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五

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阜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而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頓屬予記予不敏敝其

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菊兮祕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質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譙樓記

凡並海而爲州皆有颶風而雷爲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爲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大史氏虞侯應龍來爲守是爲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日夜半颶風作厥明視譙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

文信國公集

卷八

記

三

蜃氣如樓臺及其歛霍凌轢訶哮撞擗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永久乃伐鉅材鳩工並興設爲巍峩下臨鯨波予聞而慨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廈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廈屋之幘幘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爲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爲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爲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覈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爲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恥陶爲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爲反風徙鱷之本也天子聖神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爲

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序

孫容菴日藁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藁爲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爲序丙今念齋陳公彤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太史公將以白序云爾不幸未就賫志以沒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爲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摹寫極矣後片小子於前輩畦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爲詩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爲而爲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海納汙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闔閭敞二尋高爲楹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白首不輟皇王帝霸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二石一身以一

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極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情哦誦爲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流波於旣溢以卒先生爲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爲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灑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爲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矜式先生學爲桑梓之宗行爲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爲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足計也於其人而已然則學恕齋爲文尙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疾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寬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

辨證察脈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僕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
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
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
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
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
道不淑清淳之時少羣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
世無和扁寄命矣嘗聞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巖牆桎梏之歸者
何可勝數齊高強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元

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
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
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
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
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
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秘一也子之發
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
以及人予爲子孫不_可禫先志恐久遂沈湮上貽先人羞致
不成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_序其_末如此

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
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如酌金罍
以不永懷如曰自予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與沐而
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選
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
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
疆宗甫以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
文信國公集卷八序
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
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
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
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爲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
一日臨事愴然愛成其爲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
世宗氏洗冤錄於檢覆爲甚備宋氏多所敷衍蓋履之而後知
吾邦趙君與操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

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
止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
終爲險健之極冀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爲
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据經守法不肯少
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誦也
猶不免於行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累也久矣
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
人也深刻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會
時讀是錄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
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麤也歟君
升豫章人

蕭壽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爲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旨

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為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燾夫五年前善琴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顏謝風氣推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歎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居既成俯仰溫琴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玉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為無聲性情既發詩為有聲闕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工謝後之工蘇其

文信國公集卷八序

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三進地布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以二其元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也蘇有焉而溪三其音曰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填歛旒應天和流三其音一草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痛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聞之二谷

詩句外序

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已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是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道以爲古由乾道視金在銘有物混成等作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又爲古制長楊子編而上明可復見烈國家以文取士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奇深之文自不得下悅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遠於時者矣其於古也孰不雖亦又豈爲一識發舍而果之乎方其爲文其於古也孰不雖亦又豈爲一識

壬戌童科小錄序

是定云或童子十八歲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視考吾國
其書爲普設恩誥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嘗
爲文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唯嗟
乎豈山林之士自首帖舉以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土於朝君

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
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
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
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嗚息乎其所已學言而勸乎其所未
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言經也經載道書也至子而託其言
語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爲德行行之爲言業未之
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綽綽深加履踐者言希聖
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勸之不爲也夫學之法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亦有是也厥辰

文信國公集

卷八

五

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稱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托必忠告之其多事也
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保之其多事也
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錄多得一連三
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爲右
賓亦不能自一日持其籍以告子曰窮學言籍由人也其爲
我序之予不能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

之此獨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五十人十人十使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之德行重人
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臨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
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倖浸出上之所以關
防禁治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
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
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固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
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爲幼賓一保吉爲
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
網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
也吾爲子賀不旣多乎幼賓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
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徼福於君請執此以征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
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
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旣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塋謂之題名大宴
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爲貴於天下其來尙矣某吉水
人昔爲吾黨哀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

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夢若
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敍同
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
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
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遺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
籍也如此

新淦會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苞

財利在天地間爲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
爲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於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
意以爲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
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會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
爲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之邦之風矣吾黨之
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所在居者無深責者無復顧昌其氣
以從事於文蹇蹇謬謬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爲他日賢公
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慮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
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爲無益其爲義不亦大哉

送隆興鄉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
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
予詰其所以爲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
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伐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己高士
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
爲吾儒也重己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爲異端也高
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爲心臆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躐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爲國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爲之說與叔英辨
予命叔英旣錯下一算又累先生齒頰願區區何足以當之抑
叔英所以許予謂王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王殺
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
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
大化細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
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至剛某星至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
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稟焉

朝夕惟克治矯操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不易之歸乎板蕩
慨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
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尚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
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荆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
叔英得遠哉

送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名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其攜琴
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居以爲學

文信國公集

序

三

於是上下四方幾于今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出
林之歲月漸長歛其川方至之銳以就於霖降水澗之實山
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
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
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先生之事夫
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善以詩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夢終日闕隱使人欲索枕偃卧者了了不踰頃刻
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吾門旬日風

雨且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
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
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德
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屐出郊而端吉又泝十八灘上矣
臨別敘其說具歸也爲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擅蘭爾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
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爲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
功於花是故花之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

文信國公集卷八序

早

存林之孫羲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
君充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
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誡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
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雖黨禍乃以尖方爲夸自古
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吾鄉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
予於玉虹予問子非不得已足行何爲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

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爲然
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
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爲憚與權年末三十神澤而氣強擔
登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
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
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
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
萬言漢至今又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聖

成以諗我

送賴伯玉入贛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癡有甲乙
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
以行爲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龍
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贛之勝處
如鬱孤如入境如廉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
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
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

爲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勳其聲聲焉者虛而
往實而歸此行萃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以成兩葉可知也君
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
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
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
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
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爲文章澆有見於道德之說
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
縱觀四方一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
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卒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
所爲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爲詩予也
不止望其爲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
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
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
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爲尊
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暝日夜半授倅已者二三言曰道在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聖

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隱疇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六都縱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日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皐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晞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文信國公集卷八

序

墨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半世以教人爲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冠峨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纏纏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算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可以

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鈎索深遠以論世之
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予
嘗謂安得一書爲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
南出自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
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
印空而爲衰敗死絕衰敗死絕破而爲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爲
貧賤孤劫未嘗不富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爲福反是
爲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
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槩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四

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千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
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
亦復如白願之例別爲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
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誅
兩輕重爲不可誣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
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願書失之者百之
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奇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
之吾書書未嘗失願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願書有闕疑
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

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爲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至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巽

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刃者厯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

不俾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
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
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
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祕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
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於歐陽先生贈月窟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算命標榜也予曰子志也而取劍何居
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捐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
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爲也予言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吳

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
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迴溯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
子雖爲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
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耶或人語塞因書以遺
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顛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
煥甫以術世其家前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
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遊從日以密講

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 曰大美乎持入者適
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階隴凡予動心駭目以爲奇詭
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瀟不審口
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爲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爲崇岡複
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
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之同者之而非煥甫
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曰至吾門予使煥甫徑觀常不滿
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爲山人所欺者
多矣若煥甫真不欺我者惜也煥甫汲汲餬口以奔走於四方
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
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爲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
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
此姑遂其說度幾有因子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
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

送黃璘翠微序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
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之象
山人所得稱劫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

則麤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徑驗甚悉予未卽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哭

者亦儻然應之曾不經意而予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丙辰年來謁示予 以夫子像予初怪之與之語彷彿

有氣後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為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

言學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

年與諸生互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哀緡歛材召審曲

以承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

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

大顛止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羈窮

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

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

國公集 卷八

序

哭

觀之則其崛起於泮厓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凡

其義勇行以學海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

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孟子推為豪傑然則敬師非信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永昌鄉義行序

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 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

則始書於予曰願贊一言 庚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

君之筆俾勿墮 予懼不 以當以其為義設不得辭嗚呼

之不一而足 紛河 世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

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歸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
時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羅鷺行鋪紙尾而進曰某宜
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賬籍
吏胥至之高下其手紊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
之照紛爭之微槩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囚之而差法以亂時則
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平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
賊罷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
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
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
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
之用大矣哉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
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
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者
交而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
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廬陵衛塘陳氏族譜序

竊索自權姦誘致黠虜以腥穢江淮太皇太后詔余出使軍前

三講和好將作監丞廬陵陳驥獨力止余行余以太后懿旨義

文信國公集卷八

序

五

不得避及至虜營驥首見余辭氣慷慨執義不屈果被拘留遂
悔不用驥言之晚賴先帝威靈以計得遁歷問關於海道脫萬
死以還朝時德祐二年四月八日也因上書闕下備陳恢復大
計詔除余右揆余力辭得請督師專征海隅不意垂集一蹶收
拾散亡直趨南劍回視門生故吏闕然湮逝尋一謫戍詣轅門
而請謁禮而進之乃故將作監丞陳驥也爲人涉獵於孫吳智
巧而機辯遂留參決軍事一日告余曰驥本江州義門陳氏十
四世祖拊始徙隆興大樟樹下五傳至渝刺史於而滿官於
吉見廬陵忠孝之邦文物之盛以建中靖國元年退老交坑後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五

徙居蘅塘距今百七十五年驥雖生長蘅塘然江州祖墓未嘗
絕歲時之祭掃不自意解官謫此獲侍麾下譜牒幸存請公一
言以識之庶幾廬陵隆興江州後來繼今子孫不致相視如途
之人是維持我宗族恩愛不忘於百世者公也嗚呼由京輿南
渡而來詔書疊下募義勤王今百四十五六年矣竟俾羈塵益
熾者天下其無義民乎實由權姦格沮使卒不果一伸其義焉
爾如江州陳氏自京及襄同居十世而南唐旌表其門自襄至
炳龍又三世而有宋優獎其義夫陳襄宗族當干戈之勦尙克
保和其義聚南唐君臣與國家之餘猶知旌其義民於

時上下之間相尙以義及我太祖皇帝一舉合義而中外翕然以愛戴歸往者天下雖亂而仁義不絕故也太宗皇帝深究其然詔錫行義錢於炳龍迫使稷載之以知州爲義邦陳氏爲義族甯非昇元祥符二詔赫赫照人耳目者存乎陳渝刺吉而竟家於吉又甯非見吉爲忠節大邦欲其後之人耳濡目染於其間建忠效節於其後以配江州之義而具美乎今宗社不競皇輿遷播正臣子仗義報君之時也勗哉陳驥爾尙協心以相余奮厥義氣翦彼旃裘致我宋玉厯重延於萬世則昔日爲江州之義族今日爲廬陵之忠臣忠義兩全將見宗族恩愛可以儀刑於天下矣豈惟三郡而已哉

文信國公集

卷八

序

五

龍泉縣監濟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爲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澹庵以學舍益公誠齋以鄉舉獻簡公以潛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水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爲題名引

文信國公集卷九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
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
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目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
所甘心焉爲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泣然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名士傳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仲如在
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
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
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爲
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真祐
丙辰書於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

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於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於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歎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如此又重爲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二

國中餒弄威福之柄以錯制人之七情而壯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役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護心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緜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緜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敍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於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三

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於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藏修於此者尙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衮平園周公爲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首於文正之曾孫潛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清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尙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嶽嶽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隸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型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四

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甯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澗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歎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不可不懷懔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彝甫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五

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韋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園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厯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縑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興立而尙論其盛

則其渾厚醜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
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
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業尙近世此學寢少如是而小詞科
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
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
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
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參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
身乃已子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
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
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
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六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
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子嘗評之徂
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
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
所以介則不同也子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
其君或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

疎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秩碌碌州縣
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珂於當世彼其角血
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
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
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
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
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
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
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
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

哉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七

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欹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

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大
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格力如此
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子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

一大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遣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己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破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八

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滅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恥禁也被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就殞使其骨肉見其畫像尙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成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尙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白來歸從囊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別人以直節名一代之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
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
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
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子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
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子尋仇幾累君賴
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
俯仰且兩年君李子過子則知子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九

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
國子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簠簋帷薄之跡事實而有
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
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丸承蠅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詩
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暇昔
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
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裨哉予聞君之

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
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太用
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託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
樵之流亞歟荆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
只在自身心君庄武夷山下此海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
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憲詩文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十

予嘗造玉憲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
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衍裕出
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憲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
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
朝之風氣者乎玉憲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啾啾雞鳴嘒嘒蟬鳴呦呦
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
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

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畧其集曰日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子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一語不可得也子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窻詩卷

琴窻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麗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窻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窻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十一

觀琴窻詩必如聽琴窻琴窻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興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愛用也公改其塔丞簿段君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命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口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踔厲慘憺

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
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備德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
時名輩爲宮爲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
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窗晝永石
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丸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
神人瑞士其氣與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
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詩象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

文信國公集卷九

題改

三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曾擇言
未爲不精尙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踵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
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
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撒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入桂堯廟有彌明題
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二

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 望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 遊於斯夢夢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
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 爲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爲
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 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禺徐應明梯雲帳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 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
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 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
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 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三

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 風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發於用
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 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
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 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
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 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
斯世然方其初也 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修
其天爵無所怨懟 曰達而行之天下正己而物正而所性不
存焉嗚呼聖賢非 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
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 矣讀豈華梯雲帳有感而書

昔者嘗讀坊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鋸以人貴富之家有一
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
歸之官也坊者棄官勳喪其土田手鋸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
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
守先緒保有元祐圖書以迄於今予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
者則坊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
邪雖然坊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坊者
之辭戒也予爲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四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
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
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人皆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曹君得
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前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修而黜
狗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
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實其祖
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尙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公畏心

詩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自

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仰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儻而柔之會其業德從諱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戴君進德書三而笑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言竟竟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大行而已矣進書行之驗行言進之事進百里者古行三日進千里者古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子不得而考也後之進子不得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五

而量也遂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語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子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開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子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備

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視施能崇篤如此是亦是勸厲薄俗敢不蓄惕以爲之懲思云

跋彭緝甫族譜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五恥事雖爲大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其後也今其譜牒併一族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義唐柳玭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珩猶當爲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尙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事寢廢子每爲之浩歎吾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簡者又三十有四入盛哉可謂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息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繇繇延延愈久而愈

文信國公集卷九

題跋

六

人望凝赫而躡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
與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運理木

右運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
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攜其所謂
運理圖及諸名公詩記此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其
將求表章於當世之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
以往而鄰火夜不戒定州算人服婦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
家世百年之實一也一矣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

文信國公集卷元

一跋

七

愛之命更私識之別夫以爾遺忘季淵之知也及善本羽化
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然者獨在吾故聞曾氏之故擅似墜而
不墜猶願有此則予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

衷者夫物之存亡焉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
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改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為有功於楊子不敢辭
季淵得此於潛故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
亦為子欣然矣豈獨木哉

命者命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之謂
命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
邂逅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
容不出身捍禦天寶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
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
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憫矣士大夫喜言兵非
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不
遑啟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
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颯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六

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
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歷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字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廿一曜之行於天無
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
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勳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
其說則人之一身常是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
命俟命致命者指天堯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
英儒者也而星翁歷家之說尙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
論之詳予復備論之以英持以復於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枯槁夏畦
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勸農
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其代而聞
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
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
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九

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涓靡之
狀山林樸茂之氣得壽於世非田偶然嗚呼感肩火色騰上必
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領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
甚劉雖貌若甚樸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
之樂願足易康甯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聞
者儻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
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

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目睫亦可尙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美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卽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文信國公集

卷九

題跋

三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悅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節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卽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顧就參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

行來清風霖雨人極

贊程縣丞龍

蟄於滄洲驤於海垠惘四域之焦枯遽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
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靈是何君
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爲魁爲斗
乾元坤元非德非有曷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贊

三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
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攪爲一器

淬去穢濁刊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闕人鑑蕭才夫過予以子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今年予
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爲之辭曰眇陰陽之
大化兮布濩垓垓出王游衍之度思兮會淺淺乎爲天自青紫
食窮經之心兮怪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膚兮証其愚以
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眇絲將事實與行會兮抑
扶幽而鈎玄子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文信國公集

卷九

三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徑畝所喜攜諸公詩來訪因有感

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據兮何纓
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掘泥揚波
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
何如兮掉頭乎靈均

說

谷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爲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鍍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己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日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歿己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沒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甚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

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
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沒之日其子
午其孫伯參奔喪於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
縞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
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爲文旣屬纊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
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姻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
悉至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槩者
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
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五

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
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庄母也平居無
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
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
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
乎劉午之於八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
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
王伯應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於劉
母於劉而一旦溘日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

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子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
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
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
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
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
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
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
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文信國公集卷九

說

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
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
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
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尙書郎
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
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氏諸言敬者識諸
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
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
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用而不息焉善

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尙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稷稷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尙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荼蓼必薳既堅既好實穎實粟不然畧閩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七

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穠是藜必有豐年奇宗侯之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浴人大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大中之子望之微說於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麤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第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

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
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令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
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
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
敢以不自勉况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
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况去之二
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
自至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
習古有胎教况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灑
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
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
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入堂闔
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旣生名之志所夢也子謂元剛名子之
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大虛之生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完

氣夫然後細細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建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在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止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富貴未必可待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尙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

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措也未及用
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
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
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
羲獻肖其書者也環頰肖其位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
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蓋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
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尙勉旃哉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克克以母喪浚土去
畢大事將以石曼卿白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護
者而觀今世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
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型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
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而於不忍人之際豈
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使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趨
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
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徒發財
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化其心蓋可取焉遊子爲之誦
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公之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
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和股
人以肥己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
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
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
書以畀墨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葉校勘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
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
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
無一命爲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開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
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焯僉判時得俸不以自
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
愜焉者矣焯爲小官乃能隨力爲義可不謂賢乎焯之於文正

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尙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亦居南極惟南海上影跡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耳天有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豈非自北極至於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會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口卽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旣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披養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徑

初鬻木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家人見輒動心聲靈不愛

金繪以致之得之者成指日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

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橐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

謹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笥如約分付不半日畫

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

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

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

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

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

文信國公集卷九

說

三

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

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示踰刻而予兄弟二人

歛歛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闕堂一日易繪一幅置予於前子

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歛手以銜袿

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

兄左爲海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

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

評之爲之大嘖迺指潮而言曰子常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

變怪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甯揚清激濁以弔

賜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甯使乘
於鼉遊鯢化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脂姑苟膳羞以白
乎甯汨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汜水俱爲縮乎甯
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
虛翔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子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
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子
心也因爲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
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
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
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三
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
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
以攢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
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
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
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

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泣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卽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夫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吳

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開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便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于路笑之有于說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

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總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縹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麤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緇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飾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縹白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旣不曾

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而將軍父子之喪
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
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
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
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
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
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
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
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
氏之冠尙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
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
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
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
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
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縞冠爲不必易也如其
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
之玄冠下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說

三

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思意於

匪何

人乃敢其真海嶽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其所見云爾尙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如世怪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乏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啟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三元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

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面忠信居有安而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墮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則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四

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顛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寢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

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通天而倍得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者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瀉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歎禱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充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正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四

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

生思功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手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笑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四

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必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偽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教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三

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象易象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

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

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
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
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者之無失政一
有變焉咎卽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
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厯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
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
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灾也才側身修行則爲之銷
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
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
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
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
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堂謹書

文信國公集

卷九

講義

出

